

「原」味覺醒——從撒可努的獵人傳統談起

投稿類別：文學類

篇名：

「原」味覺醒——從撒可努的獵人傳統談起

花蓮女中 伍彥潔 二年八班

花蓮女中 巫念涵 二年八班

指導老師 陳明緻老師

壹、前言

原住民是台灣島上不能忽視的族群，他們具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傳統，但在科技文明及漢化影響下，卻逐漸失去最原始的自己。具有原住民血統的我們，更應當背負起傳承和發揚文化的責任，為自己的族群發聲。

因此，我們決定先從原住民作家入手，了解原住民的傳統與文化。由於國中曾讀過相關的書籍，也注意到對自己的原住民文化，了解因為時代的改變，我們失去了許多原住民的傳統。有鑑於原住民文化中擁有極深厚的獵人傳統，因此我們採取文本細讀的方式，配合文化研究的概念，選擇排灣族的亞榮隆·撒可努的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作為主要研究書目。亞榮隆·撒可努是來自台東的排灣族，本名為戴志強。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是他的第一本書，曾獲得「巫永福文學獎」，其中也有幾篇被翻譯成英文為大學教材，《走風的人》則是他的第二本作品。撒可努只有高中畢業，沒念過大學，曾經也是烈日下的工人，後來當上了警察。在他大部份文學作品裡的靈感都來自於他的獵人父親，藉著他父親口傳的獵人文學與神話故事，用幽默、逗趣別有漢文字的方式來表達、紀錄原住民文化。撒可努曾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叫文學，但是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文學。」

在針對本書內容、作者背景做深度了解後，我們希望能藉由這篇小論文，明白當原住民以他族文字（漢文）寫作時，他們想傳達什麼樣的意念？如何喚起這世代的青年原住民的族群意識？原住民作家與非原住民作家寫原住民觀點有何不同？

貳、正文

一、山是原住民的獵人學校

「獵人的孤獨和寂寞，是精神上和力量的最大來源；兒子你要學做一個好的獵人，就要學會『等待』的耐性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「他用他的番刀撰寫自己的生命史，用他的雙腳踩過祖先的足跡，依循山的自然法則，使用雙手延續了老祖先的工藝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在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一開始是在敘述他與父親一起上山打獵的過程，描述他的獵人父親如何用生命去對待整個大自然，對動物、植物生態的尊重，以及父親口傳的獵人文學。撒可努用活潑生動的漢文字來描述獵人與飛鼠山豬的經過，把牠們擬人化，讓每個動物都有屬於自己的學校，而在牠們的學校裡一

些較有經驗的老師們來教導牠們如何躲避獵人設下的陷阱，而且還有專門的攝影師跟蹤獵人的一舉一動，把影片編入牠們的教材。這樣的形容別有一般的寫作方式，不是以寫實逼真的筆法來描述獵動物的過程，而是把他們擬人化、可愛化，給讀者一種輕鬆自在的感覺。讀完這篇就可以感受到當時原住民對打獵這件事是如何的重視、對獵人這個角色是多麼的尊敬與驕傲、對自己的獵人文化傳承是何等地嚴肅且積極。

二、獵人用喝的语言——酒

「從台灣有歷史文字記載的開始，空白的前一小段是小米酒的歷史；它是一種無形的文字，也是一種唯一能用「喝」來表達的語言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撒可努從敘述酒在原住民文化裡的重要，然後瞭解到過去酒是神聖、有地位、且是受人尊重的。在大多原住民的社會裡，都以小米為主食，小米是原住民文化的象徵。在過去的原住民部落裡，族人每天辛苦、細心的照顧小米園，到了收割的季節時，族人們忙翻天，整個村子都動起來了！辛苦的收成後，部落就會舉辦小米豐收的節日，感謝祖先的祝福，感謝天的幫助，感謝部落族人辛苦的栽種，每個人忘卻先前的辛苦，開心的飲喝小米釀的酒、唱歌歡舞。就像阿美族的豐年季、布農族的小米豐收季。

「酒」代表一種文化、智慧，在過去原住民社會裡，酒是一個很珍貴的物品，它需要長時間的生長，等待收成，再釀造，才能得到它。然而現今人們對原住民的飲酒文化一直保持負面的態度，酗酒總是會與原住民產生聯想，這是為什麼？很多書刊編輯的整理都是歸因於外來的強勢文化，對原住民打壓，導致族人心裡的層面受到打擊，所以藉著酒來發洩心情。但後果是讓族人無法想像的現實，醉後的神智不清，醒來才發現土地已經沒了；醉後的鬧事、暴力充斥著整個部落，本來是美麗的文化，到今如此的變調。

如果我們能瞭解原住民酗酒背後的故事，我們才能真正的對他們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明白在現實的生活中被欺壓、備受歧視等種種的原因，而不是愚昧的以刻版的印象去認定。

三、獵人的矛盾與失落

在「亞榮隆撒可努」這章節中，撒可努把他從小到大所經歷到在異文化入侵、腐蝕下，原住民如何站穩腳步、生存下去，文化又是怎麼改變、消失寫下來。而

身為原住民的撒可努又怎樣為自己的族群盡一份心力呢？

1、獵人

「時代的進步，讓原住民被迫跟著齊步走，假使原住民未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必然遭到瓦解和淘汰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漢人收走了原住民的土地，讓原住民失去發揮技能的空間，沒有學歷、沒有文憑、沒有土地也失去了獵槍，但生活還是要過下去，「對一個原住民而言，如果「死亡」終不可免，至少我們要死的很莊嚴，像一個勇士、像一個獵人、像一個酋長的後代。」〈孫大川，2000〉。曾幾何時，追著獵物滿山跑也不會累的身體被迫扛著鋼筋在烈日下，拿著獵槍的手改拿鏟子攪拌著混泥土，卻又未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惡性循環下，原住民被冠上了貧窮和落後，是社會的落勢族群，生存在社會低階層。但原住民從未放棄希望，靠著自己的勞力努力的生存下去，因為原住民不是註定是被淘汰的族群，然而，跟上了時代，卻也放棄了自我的文化！

作者也寫到因時代的變遷，在異文化的到來、衝擊下，土地被徵收，森林、河川與大自然共存的淨土消失了，獵人被迫離開熟悉的獵場，被束縛的自由，被壓榨的文化，被隱藏的身份，被掩蓋的傷痕，使得原住民一直在退縮。在現代進步的社會裡，時間快速的進行，原住民的文化也正在快速的流逝與消失，轉眼間肥沃的山變成貧瘠的石礫，清澈的河流變成乾涸的泥巴，原本寧靜的部落變為工業的水泥場，原本傲人的獵人變為採石的工人，原本獨特的文化變為熱門的商業化話題。

苦悶的現代獵人

愈是稀有的動物愈好吃。

獵人最怕的動物是警察。

我們只能在國家公園外圍，補捉越界的動物。

．．．．．。我們這些獵人只能像小偷一樣抄小路前往獵區。〈21 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，1999〉

2、語言的失落

「老一輩的平埔族不是被漢化就是不敢承認自己是平埔族，或是根本不曉得什麼是平埔族，更不用說還有誰會說平埔族的話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撒可努和他的妻子展開了甜蜜的戀情時，因為撒可努的妻子是平埔族，也

挖出了一段失落的歷史。平埔族是最早接觸漢人及漢文化的台灣原住民，因居住在平地，漢人移民來台後，用哄騙、強硬的手段，搶走了平埔族的土地，平埔族被迫遷移，也因為當時的來台禁令—不得攜家帶眷，導致台灣男女比例失調，漢人男子娶了平埔族女子，還可以得到土地（平埔族大多是母系社會）何樂而不為！在近三百年的嚴重漢化下，平埔族失去了語言也失去了文化，甚至不被政府承認，留下的僅有相似原住民的外表！而台灣其他的原住民族群會不會是下一個平埔族呢？

3、宗教的衝擊

「我不能忘記，自己身上流的是排灣人的血液，說的母語是排灣話，排灣族就是排灣族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撒可努想要用傳統排灣族的儀式完成婚禮，父親卻堅持要用基督教方式，父子倆因而發生衝突。在書中我看見了撒可努對排灣族的堅持，不只是爲了自己、還爲了自己的族人，書中寫道：老人家說：「撒可努，看到你結婚，讓我想到了以前我們的生活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僅僅是一個結婚的儀式，卻是對族人是極大的激勵，不只老人家找回了記憶，小孩子對排灣族文化認識更深了。但在撒可努的父親身上，筆者發現，影響原住民的不只是漢文化，外來宗教也是另一個原因。基督教在十七世紀由荷蘭人傳入，使得原住民捨棄了祖靈信仰，改信了基督教，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衝突到了文化，又該如何做呢？

我想，「這不是保不保佑的問題，而是對自己母文化的承認和了解的問題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也許，這就是最好的回答吧！

4、觀光化、商業化的豐年祭

「圍著祖靈的人，唱著自己的歌，跳著自己的舞，穿著自己的服飾，過著自己的豐年祭，我很驕傲的高聲唱著，想把過去的唱回來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其實撒可努的香蘭部落長期受到下部落的阿美族主導和影響，不管是唱的、跳的甚至衣服全都是阿美族的。如今終於舉辦了屬於自己的豐年祭，看書的筆者感受到他滿腔的澎湃，這是多麼的感動啊！等了二十年終於等到了，香蘭部落的排灣族人醒了，終於醒了！

對於原住民來說，豐年祭代表著對祖靈的敬畏、族人的歸屬感，也是族人們同歡的日子，然而近年來豐年祭逐漸「商業化」、「觀光化」，已經失去了豐年祭所要表達的意思了。今年筆者參加了「全國布農族聯合豐年祭」，因長官遲到，原本應該是主角的族人，竟然只能在台下等著長官到才開幕！這是原住民祭典，為什麼要由遲到的漢人主導、開幕呢？真的需要我們加以反思。

四、獵人文化的消失

1、獵人在都市

原住民逐漸離開了部落，去到了都市，尋找更大的天空、更多的賺錢機會，原住民要怎麼適應都市生活？撒可努說：「這裡的人沒有泥土味，也聽不到能跟石頭對話的聲音；這裡的天空不是老鷹飛翔的天空；車子很多，沒有山上看得到顏色的天空——這裡就是台北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城市的生活對原住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，曾經以為是美好的未來，但等到時間的繼續進行，最終的結局往往是族人們無法想像的後果。畢竟都市和部落有很大的差別，本該是在大地裡奔跑的原住民族群，到了都市卻像鳥一樣困在鳥籠裡。

撒可努在台北街頭遇到了排灣族的阿嬤，來台北找他的兒子，當她用族語跟他說話，撒可努卻只聽得懂幾個單字，這個情景直接反映出兩代的問題！老一輩的原住民認為說族語給人的感覺是落後的，不想讓下一代學習族語、受歧視，而年輕一代的原住民不會說自己的母語、不認同自己的文化，更消失了族群意識！因為原住民沒有文字，「唯有透過自己的語言，才能完全知道原住民過去的歷史及文化。語言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延續一個民族的歷史，也是傳述任何事物的代表符號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，在口傳文化之中，語言對原住民來說是傳承文化重要的媒介，所以我們必須藉著語言把神話傳說、歷史故事傳述下去！

「部落社會的瓦解，傳統組織功能的喪失，原住民生存空間備受限制；族人為了生活，只有下山工作，山上的一切已不再滿足原住民的需求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部落工作機會較少，又不能再靠打獵為生，而原住民前往都市尋找機會，能選擇的工作也不多，大部分都是重勞力，沒有保障的工作環境讓安全受到威脅。離開了部落，也遠離了自己的文化、族群，下山的族人們久久才回去一次，族人們向心力弱了、團結感沒了，支離破碎的部落，在都市中找不到獵場的獵人，誰能引導他們回到祖靈的懷抱？

2、不能忘的根—獵人傳統

「在這個時代要如何將文明和傳統相結合，是一個需要詮釋的思考方式，我現在還在繼續的學習、成長，希望未來能把我族人的東西，讓文明世界的人尊重，且開始了解學習。」〈亞榮隆·撒可努，2005〉

不該再怪漢文化了，時光不能倒流，已經發生的事不能再改變。原住民現在該要接受、並且強硬起來，強硬的捍衛自己的文化！我們既接受了文明、教育，該利用這項工具讓漢人清楚、明白我們是誰！我們是來到這片土地最早的人、我們是存在這片土地最久的人，我們過去不會消失，以後也是。

五、以漢人的觀點看原住民

以漢人作家吳錦發的《悲情山林》書來說，作者收錄了閩籍、客籍、外省籍、山地籍作家的的小說作品。他為什麼會想編輯這本書呢？為什麼題目是以「悲情」來形容山林呢？

在作者的前序有說到，在他還沒真正認真的接觸到原住民文化時，一直以爲原住民這個族群，就像課本記載的一樣，是野蠻、未被開發的民族，以爲自己所屬的漢民族是高尙的、進步的，而把漢民族對待原住民文化的同化視爲開化、幫助。

但在一次的部落探訪，才真的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，了解事實的真相。在與原住民相處中，讓他開始思考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在那裡？也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恥，大家都有責任彼此互相尊重、包容，檢討對原住民族的態度。在書中收錄的《吳鳳之死》一文中，記載在漢文史的記錄裡，吳鳳想改變阿里山曹族出草習慣，所以奉獻自己的生命來告誡他們。這個故事一直流傳至今，讓原住民族飽受殘暴野蠻的罪名，可是一直沒有證據可以解釋事件的真相。學校課本的教育，歷史的渲染，在原住民的內心裡真相已經沒什麼意義了，造成的後果已經無法挽回對原住民族的傷害。這本書都在敘述在漢文化下生存的原住民，描寫在這個極端的現實社會裡，原住民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屬於低下階層的勞動工作，而被漢人欺壓、排斥、鄙視、不尊重等，可能就是「悲情」後的意義吧！

參、結論

在研究這個原住民文學主題，讀了相關的原住民作者所寫的作品，都會以現在與過去的原住民社會去做比較。大概在民國 70 年代的解嚴時期，開始有原住民作家發表抗議言論，大都表達漢民族對原住民文化的破壞、同化、不認同

和歧視。這些原住民作家都是經過文明和教育的洗禮，知道原住民社會的種種問題，不再沈默了，選擇為自己的族群發聲，讓我們瞭解到為什麼撒可努想寫有關自己族群的作品。在這中我們也找到漢人作家寫原住民族的著作，來比較兩者的不同！

現今的原住民大都已嚴重的漢化，只剩下部落的長輩們會說自己的母語，而家中的父母也不會教導自己孩子族語，雖然政府推廣族語課程，但一、兩個小時的族語課程，能學會什麼？學到什麼？語言這東西要多講，一星期一次的母語課程幫助不大！原住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自己要維護，靠政府效果是很小的。其實現在我們的原住民和一般人已經沒有不同了，原住民面臨的困境，就是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原住民根本不會說自己的母語，甚至不承認自己的文化！如果連原住民本身都不認同自己，我們將會是下一個平埔族，讓美麗的文化消失在世界上，像從來沒存在過！我們不是普通人，我們是特別的一群民族，擁有別人無法體會的美的文化，特別的語言、服飾、臉孔、膚色、語調、舞蹈，這就是我們原住民。現在我們原住民青年都已經漢化成跟普通人一樣，沒有人告訴他們自己的文化正在他的身上一一的流逝，沒有人把自己原本傳統的文化傳給他們，剩下的就只有空有的外表的臉孔、膚色，而不是內在認同的心，如何喚起這世代的青年原住民的族群意識？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，突破傳統是件輕而易舉的事，但想修復、回復傳統是件困難的事，只要傳統一被扭曲、被侵入，想要在回復真的很難，有可能會永遠失去那原本美的文化。所以大家都在想如何喚起原著民對自己文化的認同，喚起他們內心深處對自己族群的驕傲與熱情，現階段我們還是在黑暗中尋找光明，不知道前面的路，害怕在這黑暗的迷霧中徘徊太久，時間過去的當中，我們會留下更多的遺憾。

肆、參考資料：

亞榮隆·撒可努〈2005〉，《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》。

孫大川〈2000〉，《久久酒一次》。

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〈1999〉。

吳錦發〈2000〉，《悲情山林》。

山海文化山月刊〈1994 七〉，我們都是平埔族。

臺灣文學工作研究室 蔡明諺〈2000〉

<http://ws.twl.ncku.edu.tw/hak-chia/c/chhoa-beng-gan/iunn-bok.htm>

台灣原住民文化 杜國清

<http://www.eastasian.ucsb.edu/projects/fswlc/tlsd/research/Journal03/foreword3c.html>